



皮皮鲁总动员

皮皮鲁大长篇

郑渊洁 / 著

皮皮鲁和 神秘汽车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皮皮鲁和神秘汽车 / 郑渊洁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8.5 (2011.2 重印)
(皮皮鲁总动员)
ISBN 978-7-5391-4184-8

I. 皮… II. 郑… III. 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2047号

皮皮鲁和神秘汽车 郑渊洁/著

编辑统筹 魏钢强
责任编辑 林 云 丁 筱 孙淑慧
版式设计 魏钢强
排版制作 敖鑫富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7次印刷
印 数 204001 ~ 212000册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4184-8
定 价 1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24997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皮皮鲁和神秘汽车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皮皮鲁有话说

基本上，我不是个啰唆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故事都是短小精悍的，很少长篇大论。但是关于这辆神秘汽车，由于她实在有点天马行空，所以不得不多费点口舌。

坦白说，这个故事有一点吓人。因为这辆神秘汽车其实是一辆鬼车，不是见鬼的车，是由鬼变成的车。狮身人面见过吗？这个基本上就是车身人面。也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苗我白原来也不相信他的妻子崔文然死后能变成鬼车，可是他连续好几天的夜里都听到汽车报警器的鸣叫声，那是其他人都听不到，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的……

说实话，这个故事还有一点感人。因为崔文然死后变成鬼车真的不是为了吓人的。她是想要抓住杀害自己的凶手。崔文然生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惨遭歹徒的杀害，这名恶徒杀人越货，残杀了许多出租车司机。可是两年过去了，警察还是没有抓住他。也许是一种强烈的意识让崔文然在死后变成了鬼车，她牢牢记着凶手的样子，她要亲自抓住他。

其实呢，这个故事真有一点磨人。因为除了崔文然的丈夫苗我白，其他人都不相信鬼车的存在，警察甚至还误以为苗我白就是杀人凶手。话说崔文然和苗我白原是情深义笃的恩爱夫妻，崔文然被害后，苗我白差点也随她而去了。在亲朋好友的安慰下，他终于又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崔文然本不想去打扰自己的丈夫，可是要抓到凶手，又必须要他帮忙。你想想，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在马路上奔驰，警察能不抓她吗？虽然鬼车有来无影去无踪的本领，但是一旦她失去“车形”，就看不到人间的事情，也就不可能抓得到凶手了。所以崔文然找到了苗我白，有苗我白坐在鬼车上，应该就不会引起警察注意了吧。

应该？如果这辆鬼车上上了牌照的话，如果苗我白有驾照的话。

可是没有。苗我白坐在鬼车上一上路就被交警逮着了，正要拘留他，鬼车不翼而飞了。这一串奇怪的事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几年都破不了系列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案的警察将视线锁定在苗我白的身上。

在和警察的纠缠中，发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苗我白和崔文然能化险为夷，顺利找到凶手吗？

目 录

皮皮鲁有话说·····	5
第一章 神秘的汽车报警器鸣响·····	9
第二章 苗我白初识崔文然·····	19
第三章 买新车上牌照·····	26
第四章 崔文然遇害·····	37
第五章 鬼车初现·····	47
第六章 苗我白初驾鬼车·····	59
第七章 杜岩水盯上苗我白·····	72
第八章 陈杨其人·····	91
第九章 一条不归路·····	103
第十章 苗我白身陷困境·····	107
第十一章 众人怀疑苗我白·····	115
第十二章 家人相信鬼车存在·····	123
第十三章 杜岩水眼见为实·····	131
第十四章 苗我绿的伟大计划·····	138
第十五章 鬼车工程·····	145
第十六章 陈杨伏法·····	150
第十七章 录像被盗·····	157
第十八章 冠军公司汽车只卖1元·····	160

第十九章	苗氏兄弟成为众矢之的·····	167
第二十章	买凶投毒·····	173
第二十一章	短暂的欢乐·····	177
第二十二章	徐超接受投毒任务·····	180
第二十三章	相继中毒·····	183

第一章 神秘的汽车报警器鸣响

这已经是苗我白近几天第4次在深夜3点钟被楼下的汽车报警器的鸣叫声吵醒了。他怒不可遏。

从30岁起，苗我白的夜间睡眠改为一次性的：醒了当夜就再也睡不着，不管几点醒。这个毛病已经困扰苗我白6年。为了能睡一个完整的觉，苗我白每天下午从5点起就停止饮水，以防夜间膀胱骚扰大脑。

和苗我白睡在一张床上的，是他的妻子鲍蕊。鲍蕊不是苗我白的原配妻子。苗我白的第一任妻子是崔文然，那是苗我白的至爱。崔文然在两年前被杀害，案子至今未破。鲍蕊是苗我白的嫂子鲍静的亲妹妹，有过一次离异史。在鲍静的撮合下，半年前，苗我白和鲍蕊结婚。苗我白和鲍蕊都没有孩子。

苗我白愤怒地坐起来，他喊道：“我要去告物业公司！”

苗我白家楼下本来是绿地，随着轿车进入中国家庭，本市的汽车数量在急剧增加，住宅小区的物业公司打着为有车家庭排忧解难的旗号搞创收，他们将一片一片的绿地陆续改成停车位。到了晚上，无数汽车聚集在楼群间，像是吃光了庄稼的蝗虫在开庆功会。汽车的增加催生了盗车业。盗车的增加养活了汽车防盗器生产厂家。人类社会生活也有食物链，一点儿不比自然界的食物链短。麻烦在于草木皆兵和无病呻吟是汽车防盗器干得最多的事，汽车防盗器扰民已经成为激化有车族和无车族之间矛盾的导火索，物业公司为此出台了在小区内停放的车辆必须关闭防盗器鸣叫功能的土政策。

被丈夫吵醒的鲍蕊问：“怎么了？”

苗我白怒气冲冲地说：“没刮风没下雨没打雷，汽车防盗器响什么？”

鲍蕊一边打哈欠一边翻了个身，说：“有人偷车吧。”

苗我白说：“我从没听说过哪个盗车贼是由于碰响了防盗器被抓住的。你能接着睡，我怎么办？”

鲍蕊拿被子蒙上头，说：“我今天还要上班，你休息。你白天可以补觉。”

苗我白说：“你什么时候见我白天睡过觉？”

鲍蕊掀开被子突然坐起来，说：“你这几天老说楼下汽车防盗器吵醒了你，我怎么一次没听见？刚才响了多长时间？”

“起码5分钟，你睡得死。”苗我白说。

“咱们家住2层，汽车防盗器响5分钟我能不醒？还记得我刚搬来不久有一次半夜汽车防盗器响，还是我叫醒你让你去找物业的，我就是那次知道你半夜醒了就再睡不着的。你忘了？”

“你已经适应了。”苗我白羡慕地说。

鲍蕊拉开灯，说：“我就陪你待会儿吧。你白天去找物业公司交涉，让他们监督车主关闭防盗器。谁的车再叫罚谁的款。”

“我是要去。”苗我白说，“当初买这房子时，楼下全是绿地，夜里那叫安静。现在可好，绿地没了不说，全改噪音和废气了。”

鲍蕊开玩笑地说：“以你的技术，只要站在车边几分钟，完全可以终止汽车防盗器鸣叫扰民。”

“那当然。”苗我白说，“可惜咱们不能那么做。”

36岁的苗我白在一家名为冠军汽车销售贸易公司的企业当修理技师。该公司为前店后厂，前边售车，后边修车和保养车。冠军汽贸公司每售出一辆汽车，等于出笼一台流动造币机，从汽车售出到报废，公司能源源不断从它身上挣钱。冠军公司是国内一款高档名牌汽车在本地区的独家代理商，由于该汽车供不应求，使得冠军公司生意红火，甚至形成了久违的卖方市场。来冠军公司买车的顾客需预付全部车款，还要3个月后提车。汽车售出时，公司为其建立维修和保养档案，到日子公司业务员会主动打电话提醒车主汽车该保养了。修车技师在冠

军公司比较受重视，工资和待遇甚至不低于部门经理。借用交响乐队的说法，苗我白在冠军汽贸公司是首席修理技师。公司老板王若林曾经不惜重金送苗我白到国外深造。苗我白除了对修理汽车有极高的悟性外，敬业是他的特长。冠军公司是私人企业，法定代表人王若林比苗我白小3岁。王若林经营冠军公司主要靠两个人，销售部经理徐超和维修部技师苗我白。随着冠军公司经营的汽车的日渐紧俏，苗我白的重要性已经高于徐超。

“你睡吧，我下楼看看。”苗我白不忍心让妻子陪绑，他穿衣服。

“你不会真的要去动人家的车吧？”鲍蕊躺倒。

“当然不会。”苗我白关上灯，打开卧室的门。

苗我白下楼，户外漆黑一片，为了省电，物业公司给路灯安装的是最低限度的灯泡。被汽车尾气封杀了星星的夜空虎视眈眈地看着苗我白。

苗我白挨个看他家楼下的十几辆汽车，以他的经验，一眼就能看出哪辆车的防盗器在工作，哪辆车的防盗器的鸣叫功能处于待命状态。

当苗我白看到第5辆车时，巡逻的保安警惕地走过来。保安认出苗我白是业主，他问：“您要开车出去？”

苗我白说：“我没车。我刚才被汽车防盗器吵醒了，睡不着了，出来看看是哪辆车吵醒了我，好让物业跟车主交涉。”

保安惊讶：“您是说，刚才有汽车防盗器响了？”

“是呀，起码响了5分钟！”苗我白说。

“我怎么没听见？”保安感到奇怪。

“你离得远吧？”苗我白说。

“我负责这10栋楼，不会走远。再说了，咱们小区不大，这么夜深人静的，就算在围墙外边也能听见防盗器响。”

“确实响了，很吵。否则我不会深更半夜下楼。”苗我白说。

“会不会是错觉？”保安说，“或者是做梦？由于业主对汽车防盗器夜间扰民反应很强烈，物业管得很严，要求在小区过夜的汽车一律关闭防盗器鸣叫功能。”

“怎么会是做梦？已经响了好几天了！”苗我白说。

保安说：“您是说，汽车防盗器最近在夜间连续响了好几天？”

“没错，这是第4次。”

“绝对不可能。”保安说，“如果真的像您说的连续响了好几个晚上，早有业主去物业反映了，物业会让我们注意观察是哪辆车响，再监督车主关闭防盗器。”

苗我白说：“我马上就能找出是哪辆车响的。”

保安跟着苗我白验车。

苗我白把楼下的汽车全看了一遍，他没有发现哪辆汽车的防盗器鸣叫功能开启着，甚至没有一辆汽车使用防盗器。苗我白又看了一遍。还是没有。

“怪事。”苗我白嘀咕。

“您是错觉，回去睡觉吧。”保安继续巡逻去了。

苗我白站在夜色中发呆：真的是我的错觉？要不怎么除了我没人听见？包括鲍蕊。可是倘若误听一次还说得过去，怎么可能误听4次？

苗我白疑虑重重地回家，他没进卧室，反正也睡不着了。苗我白坐在客厅里，他顺手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影集看。

崔文然在影集里深情地冲他笑，苗我白呆呆地注视着照片上的前妻，眼角睛转阴，有时有小雨。崔文然遇害后的两个月内，苗我白身上掉了1万克肉，他茶饭无心悲痛欲绝。苗我白甚至想到过自杀，在那两个月里，多亏哥哥苗我绿和妹妹苗我红几乎和苗我白形影不离，还有冠军公司的王若林总经理对苗我白倍加开导，苗我白才熬过了一只脚已经追随崔文然踏进阴间的日子。

苗我白听见窗外响起已经被他听了数年的千篇一律晨练乐曲，那是一群平均年龄逾65岁的小区居民在舞刀弄剑，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听着同样的音乐晨练，从没动过更换磁带的念头。苗我白很同情那台手提式录音机，从众老者集资买了它后，它就从一而终没接纳过别的磁带。苗我白合上影集，下楼。他要向邻居打听夜半车声。

楼下黄大妈是苗我白今天清晨碰到的第一个邻居。黄大妈对停在她窗外的汽车深恶痛绝，曾经多次和物业公司交涉。

苗我白问黄大妈：“大妈，昨天晚上汽车防盗器叫，您听见了吧？”

黄大妈说：“没有呀？又响了？我怎么没听见？”

“好几天了，每到夜里3点多钟就响。”苗我白说。

“连着响好几天了？我还真没听见。按说我对那声音很敏感呀，我睡觉轻，有动静就醒。”黄大妈说。

苗我白发愣。

黄大妈说：“我今儿晚上注意听着，响了扰民可不行，我早晚让物业把这些汽车迁走，给咱们把绿地恢复了。你说这些人的心眼儿是怎么长的？卖房子时把小区弄得跟公园似的，等住满了就变脸。当初规划小区的人没预见到汽车要多？没有预见性能叫规划？光编历史剧？”

苗我白又问了本楼的两个邻居，人家都说这几天夜里没听见汽车扰民。

苗我白回家，鲍蕊在厨房做早饭。

见丈夫回来了，鲍蕊从厨房探头问：“群情激愤？”

苗我白说：“都没听见。”

鲍蕊说：“那是挺奇怪的，怎么就你听见了？”

苗我白没说话，他到卫生间洗漱。苗我白不知为什么使劲儿刷牙，好像牙齿上长了耳膜。

早饭后，鲍蕊去上班，她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苗我白在家待了一天，下午，他到小区外边的菜市场买菜。苗我白月收入4000元，在中国算是中产阶级了。苗我白家曾经有汽车，自从汽车和崔文然一起遇害后，苗我白再没动过买汽车的念头。最令亲友称奇的是，苗我白修了十几年汽车，至今没有驾驶执照。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举一反三说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妇科女专家终生没有结婚和生孩子，就是这个道理。

苗我白做好晚饭时，鲍蕊下班回家了。鲍蕊每个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上夜班。这是前夫和她离婚的重要原因。

晚饭后，鲍蕊和苗我白照例下楼散步，苗我白特别注意了停放在他家楼下的汽车，他没发现有开启防盗器鸣叫功能的汽车。

深夜，苗我白被汽车防盗器的鸣叫声吵醒了。这回，他没有马上坐起来，而是闭着眼睛听了一会儿，响声确实存在，苗我白为了证实

自己不是在梦中，他在心里说了几次银行工资卡的密码，无一误差。

苗我白看床头柜上闹钟的夜光指针，3点整。响声还在持续，很闹。苗我白看妻子，鲍蕊睡得很香。苗我白拿起闹钟，稍微使了点儿劲放在床头柜上，闹钟和床头柜的撞击声比楼下汽车防盗器的声音小多了。

鲍蕊马上醒了：“什么声？”

苗我白说：“听见汽车防盗器声了吧！”

“没有啊，我听见床头柜上有什么东西响。”鲍蕊开灯看床头柜。

苗我白说：“对不起，我在看表。”

“又听见汽车响了？”鲍蕊问。

苗我白先点头，再摇头。

鲍蕊叹了口气，说：“我睡了？”

“睡吧。”苗我白下床。

苗我白下楼找到巡逻的保安，问他：“你没听见汽车防盗器响？”

“什么时候？”保安问。

“10分钟前。3点整。”

“绝对没有。”保安十分肯定。

苗我白沉思。

保安说：“您是不是耳鸣？我父亲就有耳鸣的毛病，您去医院看看。”

苗我白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他又把楼下的汽车看了一遍。保安在一旁看苗我白。

由于睡眠不好，白天苗我白在公司上班时哈欠不断。碰巧王若林来车间找他。

“没睡好？”王若林问苗我白。

“王总，这几天我家楼下有辆汽车的防盗器晚上老叫，吵得我睡不好。”苗我白说。

“找物业公司呀！”王若林说。

“别人都听不见。”苗我白苦笑。

“就你能听见？”王若林不信，“是不是被你收拾过的汽车在报复你？”

苗我白笑：“我是收拾汽车？我是给它们治病，它们应该感谢我

才对。”

“那是。”王若林说，“你中午睡一会儿。”

“不用了。”苗我白说。

王若林说：“我有个朋友，是演员，你大概知道他，叫马克归。他有一辆老款的林肯，最近有毛病，他去了几家修理厂，都没有配件，你有办法吗？”

“车开来了吗？”苗我白问。

苗我白的绝活儿是修理没有配件的汽车。

“他正在来的路上。”王若林说。

“车来了您叫我。”苗我白说。

王若林走后，苗我白一边打哈欠一边指挥手下修车。

20 分钟后，修理车间调度来对苗我白说：“苗技师，王总说马克归的车来了，在公司门口，让你去看看。”

苗我白放下手里的活儿，到公司门口的停车场。戴墨镜的马克归从车上下来，王若林和他寒暄。在 10 年前，马克归名气比较大，在各领风骚数个月的歌坛，如今他已风光不在，只有 35 岁以上的人还依稀记得他。他和这辆过时的林肯正好般配。苗我白想。

“什么毛病？”苗我白问马克归。

马克归说：“转弯时下边响，还漏刹车油。我去了几家修理厂，查出是转向拉杆和刹车油罐坏了，没有配件，都修不了。”

“打开前盖看看。”苗我白说。

马克归打开汽车的前盖。苗我白观察刹车油罐，在靠近底部的地方有裂纹。

苗我白关上前盖，他双手按地，头伸到车头下边看转向拉杆。

苗我白站起来对王若林说：“王总，我可以试试。需要一天。我开进去了？”

王若林对马克归说：“你把车上的东西收拾一下。车修好了我给你打电话。”

马克归兴奋地说：“还是你这儿厉害，我去了那么多大修理厂都没办法。”